

大学艺术设计专业基础教学丛书
广州美术学院设计学院教学实录

主编：赵 健 冯 峰

形态：转译与生成

FORM: DECODE AND CREATE

冯 峰 杨一丁
余 迎 李致尧 著



江南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形态: 转译与生成 / 冯峰等编著. —广州: 岭南美术出版社, 2005.10

ISBN 7-5362-3148-2

I. 形… II. 冯… III. ①艺术—空间设计—高等学校—教学参考资料 ②艺术—设计—材料—高等学校—教学参考资料 IV. J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91598号

大学艺术设计专业基础教学丛书

主编: 赵 健 冯 峰

编委: 赵 健 童慧明 徐南铁
阎义春 区志珊 陈小清
杨一丁 刘庆元 冯 峰

编辑/设计制作: 604工作组

图片提供: 广州美术学院设计学院基础部

封面设计: 杨小满

责任编辑: 区志珊 阎义春
责任校对: 虞向华 梁文欣
责任技编: 钟智燕

形态: 转译与生成

出版、总发行: 岭南美术出版社

(广州市文德路170号三楼 邮编: 51003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州市岭美彩印有限公司
版 次: 2005年10月第一版
2005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开 本: 889mm×1194mm 1/18
印 张: 21
印 数: 1-3000册

ISBN 7-5362-3148-2

定 价: 83.00元

前言

艺术设计的基础教学离不开对生活的关注。然而若干年来,“院校”则将“生活”定义为两大类悬在生活之上的“被选择与指定的生活”:其一类是置于教室内的人造人头(石膏像)、模特以及画界限定的生活器物;其二类是必须在(教)室外(最好离开所在城市)的四年学生生涯中只能看到一次的“生活场景”,例如“定点教学实习基地”。照此逻辑,同一院校若干届学生的“室内基础作业”呈现的是同一模特,唯一的区别大概只在于模特的年龄与胖瘦有所变化;同一院校若干届学生的“室外基础作业”呈现的亦为同一场景,唯一的区别往往仅在于场景的角度与破败程度之差异……

为设计服务的基础固然离不开生活,然而它在与生活对应时关于选择、关于叙述、关于转译、关于生成等,却显得更为重要和首当其冲。因此,基础教育可以在“教室内”展开,但室内呈现的一切却不能“悬于生活之上”,而须尽可能是生活中实在的片断;同样,基础教学也得在“教室外”进行,但室外即“走出教室之任何地方”,而非必须走出学校甚至离开所在城市走向被指定的地点。

——当我们的导向直指未经指定的生活片段以及不为人留意的非生活主体时,生活范围与生活方式间的节点、交叉以及空隙,生活信息与生活条件的转换、叠加以及更替等,才有可能被“介入基础”的教与学双方一视同仁,全方位关注。

——当我们的导向直指生活表象之下以及人机界面之内的多重隐蔽的部分时,关于生活范围的生成与因果,关于生活手段的限定以及对生活内容构成的自由或制约之来龙去脉等,才有可能被“介入基础”的教与学双方高度理解,并形成对生活认识方法上的自觉和下意识。

同样,当我们的导向直指存在于生活中的“微观”时,由于其“微”,由于其“局部”,教学与研究在范围和空间上的扩展才有可能“被迫”转换为集物象、内核、成因、脉络等纵深维度的认识,从而身体力行地诠释意义被更新的所谓“再现”。

——当我们的导向直指以普通的生活场景为特征的“非主体形象”时,由于其单体形象的普遍和易被忽略,由于其多体关系的把握与形成需贯穿(人的)生活需求的逻辑,因此,有关教学的路径就会“不得已”转换为对众多单体形间关系的多重、多义、多侧面、多角度表达、理解与认识,也因此,表达之“样式”就“无法”顾及太多的常规技能与功夫,进而也就会比较自然地增补并显现设计教育中异常重要的“基础”能力,即所谓“叙述”。

如何选择设计基础训练的成果形式,如何对“成果”设定评价的参照系统,这是设计基础教育的又一课题。无论怎么说,在过去的造型基础中,对静止形象的完善描绘都必然成为最主要的成果形式,因此评价之“目标”再怎么着也只能是被表达的“形象”(及其支撑它的样式),而不可能是形象的“制作者”,可谓“见物不见人”。本书中呈现的与我们所设定的成果形式则相反,它主要表现为作者“对图

像认识与再现的过程”以及“对形态转译与生成的过程”。无论评价者（读者）如何对这样的“过程”作解读、归纳和鉴定，都不得不关心成果中全方位呈现的关于作者（而非作业）的心路递进的历程、问题解决的方式以及创造与表述的姿态。循此逻辑、评价的参照系也就自然地能真正生成一个与之对应的贴切和“以人为本”的系统。

诚然，终极成果的完成度以及对完成终极成果过程中的控制意识与能力，是衡量成果价值的不可忽视之环节，但设计基础训练中不应该也无必要将其作为优先考虑的因素，因为以“设想”与“计划”为主要特质的“设计”，仅是终极成果的虚拟化体现，其本身就不具“终极成果”的实质，另，设计在由虚拟到成果物化的那一段“体现完成度”的过程，理应由各专门行业的执行者或工作母机来担当，而非属设计师的“手工”责任——这亦是设计与绘画艺术在“完成度”和“终极形态”范畴内最本质的区别，设计的教学须正视并顺应这一区别。

如果说前述的非终极成果体现，是设计基础的一种成果形态，因而反映作者心智能力的成果“过程”在被截除了“终极形态”后，也就自然地得透过下述的条件加以“完形”与代偿，那么这个条件就是“限定”。同样，亦因此条件的介入，又进一步呈现出设计（基础训练）与绘画（基础训练）的区别。

“为自己画画，为别人设计”，意即，画画基本是对应自己（作者）的内心，设计则相反，基本是对应于他人的需求，由于此而使设计从里至外凸显着“服务”的属性，而服务当然就非随心所欲，总有这样那样的限定。设计基础教育如果总谈“打破框框，大胆想像”而无视“限定”的话，那肯定是行不通的基础和无法对应设计的基础。本书中对教学过程的实录，充满着关于限定的内容：例如教师对课题的要求中体现着明确的“限定”条款；学生在处理课题的方式与程序中体现着对“限定”的遵循和利用；在对媒介（材料和语言）的选择与转换过程中或艰难或灵巧地顺应相关造形与构造之逻辑，亦体现着对“限定”的敬畏与转义……再具体解读被“实录”的课题，例如《疾走罗拉》不难看到，才进入一年级的学生们，之所以能够掌握诸如计算“快跑的步数”并将步数作数理的分解与重构，同时借助特定材质及其对应的加工方法，靠转换后的介质重新还原有关“快跑”的概念，以使其先前附着于电影样式的视觉虚拟形象，彻底并丝丝入扣地转义为空间构造的样式，制造出不仅看得见而且摸得着，然而仍保留“虚拟”的实体形象等一整套看似完整和严密的手段及语法，靠的不是老师的手把手传授，委实是受惠于本段落开始的那一关键词——限定，循着“限定”，锤炼着设计人该有的气质、办法和下意识。

“创新”不应具阶段性，故不应独属“专业设计”，它应贯穿于包含基础训练在内的整个设计教育的始终；“创新”本身不应仅附着于某一设计（项目）的一个部分或阶段，而应体现于：发现与处理问题，对应及平衡媒介，支持并开发功能……作为基础教育阶段，创新还应体现在处理问题、应变能力等方面。因此，设计的创新尤其应呈现为整个过程的“持续创新”和“不间断创新”。

我们不难通过本书的“实录”归纳出“过程”中的创新：例如，与表达媒介的转换过程中，同学们为“造形”利用“统计法”、“排除法”；与形象的构成过程中，

同学们正视并实践着“通道”、“分层”以及“思维导引图示”等；我们还能通过“实录”归纳出有关“叙述”的创新：例如，将电影形态的声音形象转换成诸如玻璃震碎、碎片倾倒等“哑然喻声”的造型形态；将有“时序”含义的情节转换为图形形态（路径）的三度空间支撑；在一揽子解决物质材料连接可行性的同时，物质化地还原有关时序的表达……我们同时能从本书教学实录中归纳出有关“语汇”的创新：例如，将控制分量与体积的载体定义为“容器”，而被限定的“细小单体”及其活跃的形态，在“容器”的规定下既凸现出主体的形象，同时又消解掉“容器”的强度……。例如，透过对“自由落体（滚动球体）”之轨迹走向和速度徐疾的调控，同时显现“轨迹支撑体”的功能属性、空间价值以及故事性……。我们还能从本书的教学实录归纳出有关“资源配置与组合”的创新：例如小组在对方案的检讨、评价及权衡过程中显现的依据与价值观，其本身就充满着不断的自我突破：例如他们在材料评估和材料定义等过程中的反反复复以及最终的定案等，亦闪烁着“持续创新”和“不间断创新”的火花：例如同一小组成员间在意念组合，计量传递、元素统筹以及差异造型的精致化等方面，其因“实操”而累积的若干拿捏技巧，亦都创新性地转义和诠释着资源配置与组合的概念……。在此我由衷地强调，在设计的特别语境中，“持续创新”不仅止于形态的创意和技巧的更新，而应全方位地体现上述诸层面。

如果说广州美术学院的设计基础教学研究是基于上述各方面来展开、来评价的，那么，同是广州美术学院的设计基础教学，其实施、运作的执行方式，则可用以下两句话来概括，这就是：形态印象化，过程实质化。

关于形态印象化——无论是以二维图像为载体，实践“叙述与再现”目标的基础训练，还是以三维形态为载体，实践“转译与生成”目标的基础训练，就终极形态而言，都远未还原为“我们传统的期待”。相反，被“还原”的形态要么被“媒介转换”过，要么被“分层统计”过，要么被“连续叙述”过，要么被“显微透视”过……这一连串“被处理”的过程，生动而准确地反映着设计成果物本身的“非终极性”。同时，由于这种必须的“逃不掉的”“被处理”特征，也自然地印证着设计成果因“远离传统的期待”而显现的“有距离”面貌，总体来说这些（成果）面貌也就都被“印象化”了。

关于过程实质化——在广州美术学院设计学科的基础教育研究中，“对过程给予重视，评估过程之价值，科学设计过程，监控并调整过程，以过程为最重要教学成果物，过程研究即教研活动核心”等各种实施行为，都是为了使过程实质化，以消除过去基础训练中“见物不见人”的巨大弊端，实现基础教育以素质与能力为主（而非作品制造）之目标。事实上，尽管我们已这样计划、实施并身体力行，但在实际过程中，师生互动而迸发的无穷尽火花，却是几次教学总结和几个文本的归纳远远难以涵盖的。当然，过程远未完善，过程也不可能完善，因过程并非章程并非制度，而是每次因课题而异由“人走出来的”路径，不同的路径自然亦包括歧路、弯路，包括失败、低层次和幼稚，由正反、成败以及高低、深浅等共同构成的“过程”越显现“实质化”，其综合价值于当事人、合作者，于工作集体、读者观众，于

学科体系乃至行政运作等，就越会具积累价值，而持续制造和持续使用这些具价值的财富，正好应成为设计基础教育之常态。

“设计基础教学改革研究”这一既学术但又颇具行政色彩的事，于广州美术学院设计学院基础部来说，则已物化为整个团队沿续数年的思考、实验与研究，并由此收获了大量的（教学）果实，对这批果实的处理固然要落实到“编集成书”这样的“俗事”上来，但实质却是要借此平台、借此过程“执行”最重要的学术梳理与升华，提升至最重要的学术研究与推进，总而言之，力求促成我院设计基础教育在体系上的质变。

要实施这样的“梳理”过程，要实施这样的编集成书，为参与人员提供具体的工作空间可以想见是何等必须、何等重要，然而，他们实际所能得到（我所实际能向他们提供）的却只能是尴尬、勉强、不尽如人意并几乎没有再选择余地的“一间教室”，它的房间编号为“604”。

——然而，这素来冷僻的“604（教室）”却成了一个团队三个多月来为任务、为兴趣、为追求、为信念而唇齿相依、共生共存的标志，成了这个团队摸爬滚打，涅槃蜕变的信心约定和精神图腾……

——“604”呈现为一种样式，它所包含的一切实践虽不完整但已渐渐清晰为“教学工作室”雏形（作为学科带头人，我希望在日后配合其他条件在学科范围内推广并细化它）；“604”累计为一种方式：在主题教学的总框架下大可伸出多方触角以大面积收获果实，然后组织多种成分人员加入的工作团队，在反刍和修整果实的过程中，活性而生动地转义并物化“编辑”过程为“研究”过程，以梳理与伸延有价值的教学路径，固化与提升或事前计划或后天生成的阶段性成果。

——“604”凝聚为特殊的记忆与情感，我每每借助于这个数字以珍视和记取以下每一位令我感动、令我钦佩的师生的名字，他们是冯峰、杨一丁、刘庆元、蔡燕、仰民、余迎、李致尧、尹杨平、李新等。他们是“604”的主人，由于他们的独特与智慧，使“604”不再简陋与抽象；由于他们的活力与卓有成效，“604”才能制造出《形态：转译与生成》、《图像：叙述与再现》，才可能继续制造着《观念：认识与表达》、《语汇：图形与色彩》。

感谢每一位阅读本书并分享书中过程的读者。

感谢岭南美术出版社的编辑们亦参与了这样的过程。

赵 健

广州美术学院副院长

设计学院院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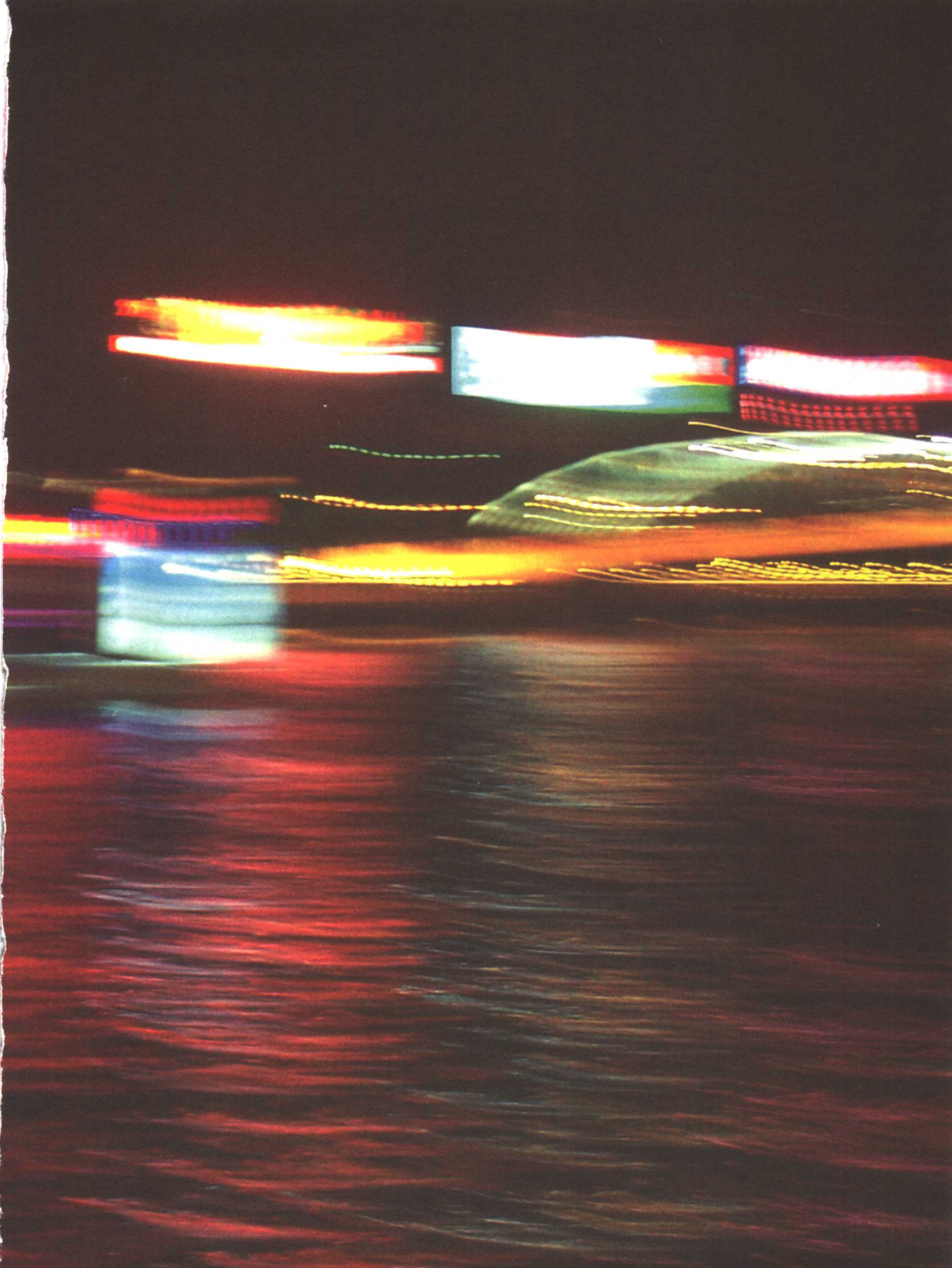
2005年7月22日

关于这一切

所有严肃的意义都被成功地消解在世俗里，这让你觉得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太沉重的东西。

(网易 深圳男人VS广州男人 2005年5月9日13:43:31 网易社区) 广州 珠江夜景 摄影：吴敏文







彻夜长谈

——给凌越

人并不总是有障碍，尤其是在酒和夜的
怂恿下，犀利的话语连给了黎明，升出
广州混浊的水面：珠江的铁桥预约下

一段小小的距离——

而你的旧自行车轻快地跨越它。

秋天。芦苇的摇曳映入眼帘，文字小小的心跳
跨越诗行的栅栏：人并不总是消极的，世界
把微光投向未知，沿着凌晨地灯盏的指示
在脚手架下散步，并不总是感到静夜的湿与黑

——我应该种几棵小小的夹竹桃，送给土地，
为了一个含糊的承诺，和她肌肤的萌芽。
但是当语言开口说话，舌头便显得拥塞——城市
耸立，地平线融化——你跨越吧，踩着你的旧自行车。
(摘自 黄灿然《游泳池畔的冥想》)







广州美术学院昌岗路校区



广州美术学院大学城校区





变化

一切都变了，几乎所有人都这么认为。

时代发展的步伐间接或直接地配合着当下艺术生态的持久亢奋，每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迎合着扑面而至的时代浪潮。一些基本的方式（或经验）真是明显地不适应新技术时代艺术的演变了，但这不一定就是不好，不适应和很适应的实质差别还是在于工作性质，作品内涵的说服力——这种说服力当然还得具备一定的进步意识。无论是任何迄今为止我们接触到的千姿百态的数字电子媒体技术提供的新美学探索，影像绘画图式的新表现技巧，观念艺术、行动艺术或概念艺术的非物质化介入，新型设计对生活层面的全面渗透，都给这些仍在求学道路上的学生们提供了更为广泛的了解自我与发展潜能的空间。任何的先行规范和个人风格的传帮带教学思路必定面临着时代变化的无情考验。如何把昼夜高速奔跑于互联网上的学生们重新召回课堂上进行一次具有实质性的关于当下文化生态的——短兵相接式的——讲座是作为教师目前面临的首要问题。日益殷切的德育需要吃力地迎合着事物的急促变化，教师的高谈阔论也同样地面对学生在认识和方法论层面上的断裂和曲解。但这一切并不是以消极的姿态来加以命名，反之，它是真正的实际情况，换个角度说，教与学的关系又正因为变化的后遗症显得更为有趣了。我们不得不坐下来谈论人文关怀、技术主义、进步意识、个人特质、时代的精神状况、线性与非线性的叙事方式，甚至是如何“酷”，这些经常讨论的议题无形中改变了传统教与学的纯经验特点，公开性和合作沟通正逐步地取而代之，不单只是学生介入到课程中来，老师的介入（经验性）也同样面临着知识型社会对个人信息素养的不断考证，所谓“强哭者虽悲不衰，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的古训适时地取代了过度营造的矫饰之道。众所周知，艺术设计的“灵感一现”不可能在几堂课和短短数周之内立竿见影，它或明或暗地隐含于世界一隅，一时期的片段生活，事物一角，或是某个街区的转角处；或者是在阅读之后身处美妙空虚中的一瞬片刻，你在发现、寻觅、思考。你为此变得更加敏感、多疑和坦然。变化影响我们每一个人，改变着以往教与学的“基本结构”，改变着我们的观看经验和方式，改变着对惯常的视而不见，改变着我们的导向和选择。

然而，终究没有变化的是什么呢？你能毫不犹豫地告诉我吗？